前言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活力和灵性，只满足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这个民族就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我们还未如此，也不应该如此。这本书试图对人类自身的不解之谜做一种解释，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对人类文明的起源的探究，以引起更多的人们关心我们自身生存的环境和空间，更好地把握属于人类的这一次轮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是一本依据东方古老文化典籍和现代的考古成果，对史前史和人类文明起源进行探讨的书。

据格林威治天文台发表的消息说，21 世纪是从 2001 年开始。即或是这样，新世纪的到来也是转眼之间的事情。在本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人们的心态和情绪有些不同往常，有人将这称之为世纪末情绪。

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更容易前瞻和回顾，将注意力放在人类自身的诸多问题上。

人类确实有好多问题需要解答，在世纪末的时间和氛围里，正是提出和解答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因为一个千年结束，好象一个人度过了一年，总要总结一下，这一年从中领略了哪些生命，增加了多少对人类和自然世界的认知？

在迈进新世纪门槛的时候，人类这个远行者，应该抬起头来，关注一下自身的起始和未来，尽管这两样对人类而言都是纷争无结的话题。但此时此刻毕竟是旧话重提的好机会，或许人类因为走过了千年，像人又成长了一个时期，时间的推移和文明的进步，或许增长了认知的能力，破解众多不解之谜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或许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人类有一种透悟能使得人类更清晰了解自身的命运

和处境。

当然，这种透悟还得来自于我们的思考和不停地探究，这本书就试图以古老的东方文明为背景，破解关于人类的一些不解之谜。

一位学者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类在抬头望向宇宙寻找自己的起源之时，应该回过头来从古籍中寻找答案。

古老的东方文明应该可以承担得起这份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之一，是从上古时代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独特典型。它为我们做这样的探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古老的封闭性的中华文化保留了文化的完整性；同时也是世界上惟一保留并仍在使用象形字的文化体系；渊源流长的文化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且珍贵的文化典籍。

中华古老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的文字，基本上保留着远古象形文字的精髓，也是至今世界上惟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从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及出土文物所知，古埃及人、古希伯莱人、古玛雅人等，最早使用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而今都不传于世了。象形文字是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记事符号。惟独中国的象形文字使用至今，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古老的文字中蕴藏和保留着来自久远的过去的信息。

中华古老文明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延续性。中国最早并流传至今的经典书籍,比如《书经》、《诗经》、《礼记》、《周礼》、《春秋》,以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甚至更古老的《易经》、《山海经》等,这些典籍反映的年代相当久远。它们汇聚了从公元前三千多年或更久

远的年代直至公元前两百年的事件和变迁的记载。这些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书籍和文件，记载了中华民族的自然社会和人文地理等各方面的信息，对我们认识历史，寻根溯源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介绍这样的一个事例：公元 1997 年 3 月，据预测天上将出现日全食和海尔——波普彗星一同出现的天文奇观。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者们正在进行的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依据典籍中的一段文字记载，为确定西周元年找到了依据。这段记载就是《竹书纪年》中的一段话：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人们将这个“天再旦”的现象，按照人们已经掌握的日月行星周期计算，得到了懿王元年“天再旦”，即日全食现象发生于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这个事例说明了来自远古的信息对于我们认识客观世界，认识人类自身都是难以多得的珍贵资料。

艾兰博士是一位对中国古代文化很有研究的西方学者，他曾写过一篇《西方人为什么要学古代中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如下的观点：

“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没有传承关系，然而它们完全对等。时代较晚的欧洲文明产生于近东文明。近东文明的时代或许比中国文明稍早，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要超过近东文明。

“古代中国和现代欧美相比，其时代、地理空间和文化起源极不相同。对于西方人来说，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提

供了欧洲地中海发展的早期文明之外另一可供选择的例子。研究古代中国可以使我们一睹另一种不同的思维和组织生活方式。

“许多学者（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都一样）采纳以欧洲为对象发展出的理论，用它们来解释中国文化。未经修改的西方理论一旦用来阐释中国的材料，结果就常常是中国证据的扭曲。恰当的方法应该是，用中国作为验证一个理论是否合乎实际的工具。根据中国的证据来决定该理论是否需要修订或放弃。”

实际上，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典籍的重新认识和诠释，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身和所处环境。在人类认知自己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就是史前文明之谜。史前文明引起人们广泛的推测和探讨，但历史太久远了，无法取得第一手资料，而现代考古成果及人们的认识不断进步，既对刚刚建立不久的学说提出挑战，又证实了人们曾视为无稽之谈的神话却是一种真实。

这是一个启示。

这本书就是依据东方古老的文化典籍和现代的考古成果，以及现代科学进步带来的认知能力，提出一个东方人的见解：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前曾经有过上一次文明。

这是因为客观存在的史前文明，已经证明了在人类尚未建树起自身文明时，就有相当高级的文明存在。为了有别于人类文明，我们就叫它上一次文明。

对史前文明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是很少见到，即或是有一些对人类起源和人类不解之谜的新看法和新观点，但在主流理论十分固执的情况下，缺乏更多的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参与讨论，这样的状况不利于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人类的不解之谜，更难能展开讨论，也不利于人类最终揭开这些不解之谜的秘密。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缺乏探讨新问题的活力和探索精神，尤其是这些无关自身利害的题目，这实在是一种堕落。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活力和灵性，只满足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这个民族就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我们还未如此，也不应该如此。这本书试图对人类自身的不解之谜做一种解释，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对人类文明的起源的探究，以引起更多的人们关心我们自身生存的环境和空间，更好地把握属于人类的这一次轮回。

第一部 求解

通过古物发现的史前史，将追溯到远远超出有文字记载的时代之前，并且大大扩展了人类历史的范围。

——美国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

无数辉煌的文明消失了，能看到的只是零星的残迹，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发现了许多至今都无法解释的史前文明，面对越来越多的发现，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史前文明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在人类研究世界的学科里，多了一个门类，叫史前文明。

面对众多的史前文明现象，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承认它的存在，而且还要对这些史前文明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人们要对这些史前文明是怎样发生并存续的？它与人类起源和人类文明有着怎样的关联？等等。

在我们的认识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进化论是目前的经典理论。但是面对迄今可见到的史前人类文明，诸如埃及的金字塔、玻利维亚的古城帝华纳科(Tiahuaracu)、秘鲁萨克塞华曼 (Sacsayhuaman)城堡等等 乃至世界上各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种种古老的传说，人类的困惑不但没有破解，反倒是陷入了更迷惘的境况。

说起来，有好多事情都怪人类自己，一些偏见和固执，使得我们在困惑中滞留不前，比如古老的中国留下了许多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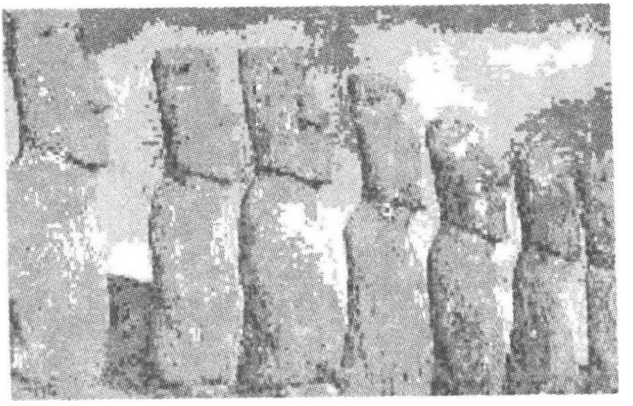
于人类起源和先人们生存的传说和故事，尤其从几千年以前传下来的古老的典籍中记载有许多珍贵信息，但千百年来，仅一句“这是神话”，就放置一边，这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作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过。人们更很少追究这些古老的典籍所记载的事件，以及世界各地的传说，为什么在文明毁灭的原因上惊人的一致？

史前文明的种种不解之谜，既给人类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给予系统和圆满的答案；同时，也否认了人们以往的认知。但细细想来，不解之谜也给我们提供了解答人类种种不解之谜的线索。

第一章　未解之谜

面对众多的史前文明现象，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要承认它的存在，而且还要对这些史前文明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公元 1722 年的复活节这天，荷兰探险家雅各布·罗格文在距离南美洲 3500 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座神奇的孤岛。这座孤岛后来被命名为复活岛。

复活岛面积共有 117 平方公里，岛上有几百尊巨大的石像，环立在岛的四周。这些巨大的石像，有的高达 10—20 米，重达 50 吨；有的石像头上还顶着 10 多吨重的红色火山岩制成的帽子。它们千百年来默默无

语，与之相比显得十分渺小的人们更是无法猜出这些巨大的石像来自何方？他们以自身的伫立告诉人们什么？

一位学者提醒人们说，复活岛的巨石人像，默默凝望着东方，那时的人，没有忘记给雕像刻上眼泪……

面对众多的史前文明现象，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要承认它的存在，而且还要对这些史前文明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类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对史前文明缄默无言。这种无言不是没有缘故的，起码有两种原因：一是史前文明现象超越了人类文明所建树起来的认知理论，现有的理论体系无法解释史前文明现象；二是科学的合理的解释需要足够的论证探索，这也需要时间和建树新的理论体系，其间包括大胆的推测、严谨的论证和科学分析，以及艰难的考证和争论，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我个人认为无论怎样看待这些史前文明，终归会给这些超越历史的文明现象以学科和合理的解释。同时，我也很乐观地坚信，也许就是在寻求科学的解释的过程中，人们更接近了真理。

自从人们将“史前文明”列为研究和探究的题目，人们就发现早在《山海经》中记载的种种异形之谜、在采矿或地下开掘过程中偶尔发见的稀有金属之谜，以及在古老的玛雅石刻上看见的石刻之谜，等等，这些在人类已知的历史之外的不解之谜，都需要人们给予一个圆满的解答。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史前文明之谜，这里介绍一些近些年人们正在探究的种种

不解之谜。

1、成都平原史前文明之谜

这里先介绍 1996 年时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长江上游发掘、证实的新津龙马宝墩古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村古城等五座史前古城遗址，它们也是史前文明遗址。

早在 80 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就从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出了两个大型器物埋藏坑，从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金器、青铜器、玉器及象牙等物件。这些造型别致、工艺精湛、颇具抽象艺术的出土文物让人们惊呆了：殷商以前四川成都平原上还有这么发达的文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据现存的史书记载，蜀人大多数是来自西方高原的氐族、羌族，他们沿岷山山脉南行，后又沿岷江上游向成都平原移动，选择定居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代表巴蜀地方特色的巢居文化和青铜文化。虽然历史表明，当时蜀地已有青铜文化，但“三星堆”那浑身无一处接缝、高 1.7 米、身着龙纹华服的青铜人像不可能是当时的蜀人锻造的，而为数众多的青铜头像、面罩全是高鼻深目，五官与西方人相似，至于金手杖、金面罩等也仅在两河流域有过出土。于是，有人怀疑，“三星堆”文明来自西亚、埃及，甚至来自外星球。

这种观点，遭到了考古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当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发现过一系列重要的古遗址，在长江上游发现了“三星堆”文明也就不足为奇了。“三星堆”

文化有外来文明的因素，但所反映的仍是巴蜀文化，其中纵目兽像极似蜀人祖先蚕丛王便是一例。“三星堆”文化能吸收外来文明，说明当时成都平原的文明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考古学家们坚信，“三星堆”不是孤立的，在成都平原上一定有比之时间更早的文明。

这样的揣测不无道理。早在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在他的诗作《蜀道难》里就曾写到：“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这里所说的“蚕丛与鱼凫”，是传说中的两个开国君王，可是这些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呢？

1995年秋天，一支考古队来到新津龙马乡宝墩古城。

龙马古城距新津县城西北约5公里，西南约500米处有溪河斜穿而过，城址与河流基本平行。城址地面有明显的夯筑城垣，西边城垣残存270米，南边无迹可寻，城垣残存最高处约4米。当地民间传说，这座古城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习兵演武的地方，还传说这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这座残败、倾颓的古城址，在传说中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这古城址上，最初发现部分城垣上有卵石叠压，残高不到4米的城墙亦被不少东汉砖石墓葬打破，由此，推测出城垣的年代至少早于汉代。1996年11月，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开始了大范围的钻探和地面踏勘。开始的一段时间，只有零星发现。考古人员认为可能是选址不准，于是又在北城垣东部文化堆积较厚的地方开了36米×3米横向解剖探沟一条，在城中偏北部开了一个5米×5米探方进行试掘。几天后，果然在城垣解剖沟文化层中发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陶片。这些陶片的陶质、纹饰与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三星堆”一期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存、汉源狮子山遗址遗物极为相似，这预示着古城的年代比殷商时期的“三星堆”古城还要早。

推断在发掘过程中不断被证实。在解剖城垣断面中发现，城墙水平拍打和斜面拍打的堆筑方式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城完全一样。宝墩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就是出土的陶器、石器的花纹、装饰、形状与总类等从总体面貌上看，与在距今 4000——5000 年之间的三星堆一期文化、绵阳边堆山、汉源狮子山、巫山魏家梁子等地的遗存相似。这类遗存不仅分布在川西平原，也分布在川东、川北，基本上与殷商以后的巴蜀文化遗址分布范围重叠，表明了文化发展的共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宝墩古城文化相当于中原新时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

这一重大发现，使苦战了数月的考古工作者大喜过望。

“宝墩古城”的发现，震惊了国内外考古界。众多的学者和专家专程来到这里，证实和肯定了这一考古发现。

在对龙马宝墩古城进行更深一步的考古调查时，考古工作者们对其它几座原以为是汉代古城的遗址进行了复查。

鱼凫村位于离温江县城约 5 公里的万春乡直属村，传说是鱼凫王修建的城址，因此是史前遗址的可能性较大。但考察那天，考古人员围着城址走了一个多小时，都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就在考古人员精疲力竭时，突然，在被农田灌溉支渠冲断的城垣的剖面泥土中，找到了一个小块灰色陶片，陶片质地及花纹与“宝墩古城”出土的一样。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1996 年 10 月，当地有关部门又成

立一支考古队正式揭开了发掘鱼凫古城的序幕。通过对32万平方米城址范围的界定，对遗址的文化堆积、出土文物的考证，确定其与“宝墩古城”属同一时期。

新津龙马“宝墩古城”收获也很大。考古人员在遗址的西南面找到城墙的拐角，并对城东残存的蚂蝗墩进行了解剖、发掘，证实这里确实是城墙，将古城遗址的面积由25万平方米扩展为60万平方米。考古人员还对“宝墩古城”进行了“红外线遥测”、“磁场雷达探测”、“微地形调查”、“植物遗物分析”、“硅质体分析”、“硅藻分析”及“昆虫化石分析”等综合考古，进一步确定了古城的年代，为还原古城远古面貌提供了可靠依据。

与此同时，其他三座史前古城遗址也得到了证实：都江堰芒城面积为10万平方米，郫县古城面积为32万平方米，崇州双河古城为15万平方米，与前两座古城同系史前遗址。

成都平原上一下子发现了五座古城，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观。这五座古城同在岷江上游，沿江分布，平均距离不超过30公里，且同属一个文化序列。其中，新津“宝墩古城”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从发掘中已知其底宽达30余米、残高近5米，其周围约3.2公里的可复原的巍峨高耸的巨大城垣看，“宝墩古城”有可能是距今4000年至5000年间成都平原上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

五座古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当时城池内部阶级结构怎样？成都平原上还有没有其它古城存在？

更重要的是这些史前文明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对人们来说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